

姓名	留言
艾米爾陳	<p>登錄於： Sun Sep 12 08:43:00 2004</p> <hr/> <p>呼叫駐紐約代表，有事請問。</p> <p>有朋友問，妳寫的致命一擊裏頭那部 one shot，何處可以看到？</p> <p>我想，應該可遇不可求了吧?! 除非妳剛好有把它錄下來。</p> <p>陳真</p>
陳真	<p>登錄於： Sun Sep 12 17:12:33 2004</p> <hr/> <p>巴勒網後院貼這些稀奇古怪的東西，也不知道和巴勒斯坦有沒有關。應該有吧。這事那事之間，生生滅滅像個網，怎會無關。一直以為，如果能把《冷暖人生》這樣的節目播給全世界，和平還會遠嗎？</p> <p>這幾期冷暖講一窮學生藉著乞討上大學的經歷。熟悉的身影，就像許多人的故事。饑餓者跟吃飽飽的人，世界長得不一樣，各有各的氣味和通關密碼。沒有饑餓過的人，不知道饑餓的恐怖和痛苦。人再剛強，也抵擋不了那一點饑餓感以及茫茫的恐懼。</p> <p>饑餓本身不可怕—如果知道何時可以止饑，知道饑餓何時可以終了。可怕的是吃過這餐，卻根本不知道下一餐在哪。甯說尊嚴，連器官、鮮血都可以賣，還有什麼能擁在身邊？有些事，說來簡單，做起來難。收養了狗，一起吃喝拉撒，結局卻是小的忍不住饑餓，吃掉老的，拖出個胃來啃。</p> <p>災難過後，很難講什麼美麗，但人很奇怪，忘不掉的是歡樂，而歡樂卻總連接著同樣深沉的痛苦，彷彿這才是心靈的開端、美麗的根源。當你有了一些什麼，帶來的反倒是醜陋和失落。你勢必懷念一種過去，渴望一個什麼都沒有的將來，彷彿那才是你真正的來處和歸宿。</p> <p>生命如斯，飛逝而去，你怎麼可能不愛畫不愛音樂不愛繁星不愛童顏不愛風和雨？這些無言之物，像一種證詞，一種淚痕，見證古往今來許多事，說出人們永遠的夢。</p> <p>陳真 2004. 9. 11. =====</p> <p>鳳凰衛視《冷暖人生》</p> <p><a href="http://www.phoenixtv.com/home/phoenixtv/200408/04/305623.html">http://www.phoenixtv.com/home/phoenixtv/200408/04/305623.html</a></p> <p>編導手記：我眼中的大學生“乞丐”</p> <p>2004年08月04日</p> <p>朱衛民</p>

坐在去南陽的火車上，我心裏還是沒譜，電話裏的李新堅決不同意採訪。說實在的，一個大學生去乞討，其間肯定有很多讓人無法想象的事情。職業的敏感讓我們欲罷不能，哪怕只是去見上他一面。一路上我們猜測著，討論著。感覺好像顛簸了很長時間，火車才在凌晨兩點的時候停在南陽車站。他會接受我們採訪嗎？

按照約好的時間，我們提前來到了李新的的學校門口。曉楠、我、駢庶，都沒有見過李新，甚至是他的照片，更糟糕的是在電話裏我們忘記了與他相約見面的方式。於是我們幾個只好 打趣說看誰能先認出他。

十一點整，一個穿著樸素的男孩出現在校門口。我們三個不約而同的說：就是他！雖然沒有言語，但是他的舉止神態還是讓人一下就能感覺到與周圍人群的那種距離感。

李新很內向，說不了兩句臉就會紅。就是這樣一個文縷縷的男孩子，怎麼走上街頭，向路人伸出乞討的手呢？李新燃起了我們每個人想要瞭解他的衝動。時間已近午餐時刻，我們就一起走進了一個看上去中檔一點的餐廳。李新顯得有些手足無措，可能他從來都沒有來過這樣的地方。為了打消他的顧慮，我們點了一些李新的家鄉菜，是那種帶辣的貴州菜。

我們種種細節上的考慮都是想盡可能從心靈上來接近李新。我們沒有輕易去觸及那段讓他倍感屈辱的乞討生涯，我們知道乞討給他心靈上帶來的撕扯，他幾乎不能再次承受。小時候、家鄉、上學，我們甚至談起了我們非常不熟悉而又是李新現在專攻的數控專業。

起初的李新還是緘默寡言，不過慢慢的，他也開始講一些，而後話就越來越多，間或他還會像孩子一樣笑起來，笑得是那樣的單純。

李新乞討的事情學校知道後，給他的壓力非常大，我們能感覺到內心的矛盾、痛苦還有那種撕裂，我們知道他想傾訴。曉楠說：“你可以把你的委屈、痛苦說出來，你可以利用這個機會為你的行為辯解，讓你的內心得到解脫，你要知道你所面對的不是你個人的事情，是很多人正在面臨或將要面臨的故事。還有多少像你這樣的窮孩子想要上大學啊，知不知道你的故事對他們有著什麼樣的意義嗎？”

也許是他心靈深處最脆弱的部分被觸動了吧，三個小時後，他同意接受採訪。我們答應不出現他的正面像，不在他的學校裏拍任何一個鏡頭。

考慮到不影響他的上課，而且他的時間我們一分鐘也不願意耽誤。我們當天沒有採訪，而是安排在第二天，真的很幸運，因為那天他只有一、二節有課。

下午我們就在這個中原小城尋找合適的拍攝場地，離李新學校約十公里的地方，我們找到了一片安靜的小樹林，樹林邊有一個很少人光顧的湖。雖說過了驚蟄，但在閏月時節，萬物還顯得有些蕭瑟。在好似冬日的陽光照耀下，眼前的應景倒更像一副美麗的水墨畫了。我想這 就是我們要找的地方。

第二天李新下課之後，我們就來到了這個風景如畫的小樹林。採訪剛開始，他似乎是在盡力的壓抑著自己內心情感的東西，一切的講述都很平淡，就像他一直盯著的那面湖水，波瀾不驚。尤其講到母親去世的時候，他竟然是出乎我們所有人意料的平靜。但所有人都能看出來，他在壓抑自己，他在拼命壓抑自己，他不讓自己流淚，他不停地喝水，以至於採訪中間留下了一段很大的空白。

不過，直到講述母親出外打工之前來見他的最後一面，李新的壓抑終於徹底崩潰了，他的極力克制變成了失聲抽泣，我們知道他思念母親，我們也知道李新為我們打開了他的心門。

整個採訪過程中，我們能感受到李新內心那種始終不停地戰爭，上不上大學，乞討或者不乞討，他對一切都在尋找著理性的解釋，這些解釋一次次地建立起來，又一次次地被他自己無 情擊破。

直到採訪結束，或許直到目前，他內心的戰爭還沒有結束，因為他自己都不知道明天還能不能繼續上學，上學到底值得不值得他那樣的放下尊嚴，就像他自己說的，他好像在很深的海底裏掙扎，而這種掙扎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結束。

說完這些，李新就會自覺不自覺地來上一聲完全不應該屬於他這個年紀的那種很老成的歎息，沉重而滄桑。在我們後期編輯整個節目的時候，我才愈發清晰的感覺到他的這種歎息幾乎是貫穿採訪的始終，這不能不讓我對李新的未來

生深深的憂慮，在這樣沉重的十字架下，李新何時才能擺脫心靈的枷鎖，何時才能徹底走向社會，尋找到真正屬於他的新生活？

也不知道從何時起，湖邊已是蛙聲一片，此起彼伏，好不熱鬧。也許和李新相比，生活對它們來說是太過愜意了。它們的歡唱一次次地壓過李新的訴說，於是我不得不、不止一次地走到湖邊去打斷它們的快樂，讓它們安靜下來與我們、與這片冬日下的湖光林影一起傾聽李新 的故事。

李新一直都沒有怎麼正視曉楠，他對著如鏡的湖面，給我們講述了他的童年、少年和現在的故事，他似乎是在講給自己聽，給自己一種理由、一種證據、一種釋放。我們慶幸我們找到了一個能讓李新吐訴心靈的地方。

原本打算三個小時的採訪一直延續到了五個小時，採訪結束時，殘陽如血，已近黃昏，一輪彎月早就掛在了天上。時間過得如此之快是我們大家都沒有想到的，天色已經暗了下來，我們起先約好的計程車並沒有如約而至，我們這時才想到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在離城十公里外的地方，我們怎麼回去？

李新說沒關係，走上一個小時就能打到車。看來我們只有扛著機器步行了，連躺椅都沒閒著，雙手也拎滿了東西。李新主動上來扛了最重的腳架，我們一群人在這夜色漸濃的初春黃昏邊走邊聊，儼然沒有了先前那種陌生與隔閡，倒更像朋友。

幾個小時的採訪，可能李新很久以來壓抑的痛苦沈澱了些許，他似乎輕鬆了很多，笑聲也漸漸多了起來，甚至還能跟我們開些小玩笑，如果真的這樣，我們就很欣慰了。

因為回程的車票已經買好，本來打算和李新再一起吃頓晚飯，但因為趕車的緣故，我們只得放棄。李新說沒關係，後來我們想到了中午我們買來當午餐的餅乾，於是就讓他帶著吃。

李新起初堅持著不要，但後來他好像想到了什麼，有點孩子氣的說，好吧，宿舍裏每次都是同學們買零食，會分給我吃，這回我終於也可以拿回去點，分給他們吃了。

於是，李新就是這樣和我們分了手。在李新的學校門口，我們看著他拎著那包餅乾，消失在夜色裏。

陳真

登錄於：Thu Sep 9 12:57:09 2004

不可能有人能學好邏輯，除非

陳真 2004. 9. 9.

李家同教授今天又寫了篇文章在聯合報。他對台灣學生「國際觀」和「競爭力」的「憂心」，其實也相當程度代表了一種所謂「有識之士」的看法。但是，這樣的一種「願景」（如該文結尾），總讓人感覺不對勁。不知道他們把教育當成什麼？

台灣學生程度普遍都很差沒錯，但是，難道那些功課好或英文好的學生就更高明？也沒有吧，還不都一樣。即便留洋唸博士，程度又好到哪？說不定更是爛中之爛。他們只是有錢而已，其它沒有任何高明之處。不管知識或人品、氣質，往往爛到讓人難以置信。就算唸十個博士學位也一樣，馬文才不會因此就變成唐伯虎。

台灣的博士人口比例，恐怕世界名列前茅，但這有什麼意義？就算不談文明價值上的層次，這些人，就算對技術面上的學術或什麼國際觀，又有什麼高明之處？也許論文發表一堆，但這些東西，能有多久保存期限？十之八九只是在「做業績」。

其他國家我不知道，在英國的台灣留學生，感覺就像什麼禁不起風吹雨打的「小寶貝」一樣，窩窩囊囊的，脾氣驕縱，品性猥瑣，從知識到人品，簡直一無是處。要不是親身體驗，還真難以想像。

我以前總以為留洋拿學位的人，好歹在學識或見識上有令人景仰之處。老一輩的，的確如此，但至少這一代，已經面目全非。留洋，只是一些驕縱的公子哥兒或小公主來鍍金、「買」文憑的一個過程。

極少數人或許技術面上「程度」不錯，很會依樣畫葫蘆，但其所謂學術，就像一種仿造技術那樣，沒有生命。自然科學或許比較沒有這種問題，但文史哲或社會科學，卻需要一種「生命」，一種「個性」和「氣質」。就像侯孝賢說的，「人先要大，作品才會大。」一個窩囊的人，不可能產生什麼深刻的作品，即便他有十個博士學位也一樣。

有句話說，「不以人廢言」。這話肯定是錯的。「言」本身是沒有生命的，它得連結到一個「人」的身上，方才獲得生命。要是這個人是個窩窩囊囊的阿西或甚至混蛋，他有可能講出什麼值得一聽的「言」嗎？

我是絕對以人廢言的，不但廢言，而且廢行。那些在我看來不值得尊敬的人，不管他寫了些什麼或甚至做了些什麼「好事」，都不具絲毫價值，我根本不會去留意或去讀（除非拿它當負面教材）。

即便他講的某種意見，表面上跟我完全一致（比方說反資本主義），依然沒有任何閱讀價值；因為那種所謂「一致」，毫無意義。我絕不相信一個猥瑣的人，能夠擁有什麼深刻的見解，那是不可能的事，不管他唸了多少書，不管他英文法文或什麼文有多好，不管他有什麼國際觀或宇宙觀，統統沒有意義。

也許你會問，我們又不認識對方，怎麼知道他這個人好不好。事實上，一個人是個什麼樣的人，完全顯現在他所寫的東西或他做事的態度上，絲毫無法掩飾，只是看你看不看得出來而已。不可能有人能藉著所謂做「好事」或講些什麼漂亮話來偽裝成某種人品或個性。所以我們儘可自然地講話，因為你根本不可能偽裝自己。

英美分析哲學在西方哲學上，獨領風騷數十年。這種哲學特徵就是「非人」（impersonal）

也就是說，它談的是一些跟「人」或跟「誰」或跟「現實」完全無關的東西。比方說邏輯或概念分析等等這些「純粹客觀」之物。一加一等於多少，並不會因為「誰」或哪個國家而有不同答案。

維根斯坦被認為是分析哲學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他的作品幾乎沒有「我」的存在，全是抽象概念或邏輯符號或論理分析等等這些東西，幾乎沒有一個字跟「我」有關，沒有絲毫「主觀」成份。

奇怪的是，他卻堅持說他的作品是一種「自我告白」，是一種「根本不適合出版或發表的『私人日記』」，一種「只能在作者和讀者之間『一對一』或甚至『面對面』進行的『竊竊私語』」。最後，他決定不在生前發表任何作品，甚至一度打算銷毀所有手稿。

他對自己的作品，做了許許多多這樣的一種性質描述。但是，過去半個世紀來，絕大部份研究者卻完全忽略這樣的一些宣稱。因為他寫的東西，再怎麼讀還是純粹抽象的客觀討論，再怎麼讀，不外就是邏輯、概念、數學的基礎等等，跟「人」或是跟「現實」一個字也不相干。這些純粹抽象的客觀思維，怎麼可能是一種「私人日記」或「告白」或甚至「詩」？！

一直到最近兩三年，人們似乎才逐漸對維根斯坦的自我評語當真，開始有人認真地思考他為什麼他如此定位自己的作品，為什麼他說他的作品什麼也不是，只是展現一種「個性」，一種「態度」，一種「熱情」。他說，他的作品裏頭，「什麼都沒有，除了一種好的態度」。

接下來很難用通俗的話來談比方說，何以厚厚兩本《論數學的基礎》，只是一種「私人日記」，一種不宜出版的「私人告白」，或甚至是一種根本沒有一個字談到宗教的「宗教作品」。

但是，他常講的那些怪話（有些是寫給羅素的信），的確非常有道理，深得我心。比方他說：「不可能有人能學好邏輯，除非他先成為一個好人。」、「哲學問題只能藉著改變人的生活方式來解決。」、「我寫的東西，絕不願意讓那些在哲學期刊上發表文章的人閱讀。」

連學好邏輯和數學，都得先成為一個好人，何況其它知識。把知識和生命分開看待，是很不對勁的。除非我們不是在談知識，而只是在談一種生意或公司業務。

p.s.：我很害怕「讀者」的閱讀能力，因此得補充一句，把話講白。我不認識李家同教授，但欣賞他的為人。我講的想法，表面上好像與他講的有所衝突，但我想，那只是一種瑣碎的差異，骨子裏應該挺一致。

=====  
英文糟 大學教授也教不了

李家同 / 暨南國際大學資工系教授

教育部長杜正勝對大學生英文程度作了一種願望性的宣示，他希望在民國九十六年，百分之五十的大學生會通過全民英檢的中級程度；同年，百分之五十的技術學院學生可以通過全民英檢的初級程度，我雖然歡迎社部長對於英語能力的重視，我仍然希望部長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首先，我認為大學生（包含技術學院的學生），如果英文程度非常不好，大學教授是無技可施的。因為大學教授的專長，並不是教普通的英文。

大學生英文有多差？我建議政府做一個簡單的測驗，請同學們翻譯一些簡單的中文句子，或將一些不太難的文章翻譯成中文，我敢擔保，只有極少數的同學可以在中翻英時，不犯文法上的基本錯誤。至於閱讀的能力，不要說看紐約時報了，就看國內英文報紙，絕大多數的學生都有困難。我們理工科教授最近發現很多大學生，根本無法看英文的教科書，更無法看英文的學術論文。有一位明星大學的畢業生，居然不認識university，同一學校的畢業生，不會念engineering。

問題在 國高中英文教育

問題不在大學教育，在於國中和高中，部長應該知道有四分之一的國中畢業生，基本學力測驗的分數不到八十八分。試問，這些同學的英文程度夠好嗎？這些學生一定有高中、高職可念，他們也都可能進入大學或技術學院，在這種情況之下，大學以及技術學院之中，當然會有很多英文程度不好的同學。

菁英教育 又要放棄他們

我們討論大學生的英文程度，而一字不提國中生的英文程度，大概是將注意力集中到那些英文程度還不太差的同學那裡去，至於程度太差的，教育部好像要放棄他們。我知道這是必然的結果，整個國家就是只注意菁英教育。教改就是由菁英份子替菁英份子設計出來的。

下有對策 仍然人人畢業

我更希望教育部知道，教育部一旦宣示了對英文的重視，各級學校校長們的反應，一定是宣佈一些華而不實的政策，某某大學會說學生一定要通過某某英文檢定，才能畢業；但是他們

心知肚明，他們大多數的學生是不可能通過這種檢定考試的，因此他們在辦法上留有但書，也就是這種學生必須選修某種高階英文課，校長們都知道，這種課，絕大多數的學生都會及格的，所以這種政策之下，最後人人仍然都畢業了，好者恆好，壞者恆壞。

### 技術學院 課本會變得很難

技術學院的校長們也會忽然將英文課本變得很難。他們認為將來萬一有人來參觀，一看到如此難的英文課本，立刻佩服得五體投地，至於學生懂不懂呢？他們也管不了。我常碰到一些技術學院的老師們向我抱怨英文課本太難，根本忽視學生程度差的事實，學生們學不會，老師們有無力感，但是至少這所學校給了外界一個重視英文的印象。

### 務實做法 打好學生基礎

當務之急乃是在於各校發展出一種「務實」的英文教學辦法，即注意學生的程度。前些日子，我注意到在信義鄉的一所小學，那裡的校長選了一批英文句子，每一周學生都要背一些英文句子，這些句子每周會公佈出來，如此一年，這些孩子至少在畢業之前，能夠背出相當多的生字，也能背很多的英文句子，這種做法，就是我所說的務實做法：注意學生的程度，打好學生的基礎。

### 三年以後 差的可能更差

如果我是教育部長，我不會在乎一所學校有多少英文好的學生，而會在乎一所學校有多少英文奇差的學生。好的教育家，永遠是要將最低程度拉起來的，只會教好天才的人，根本不配被稱為教育家。目前，很多學校，雖然有大批同學程度奇差，校長也不在乎，因為他只要有少數頂尖的畢業生能考上明星學校，他就可以向社會大眾交差。

所以，也許在三年以後，的確有更多的學生英文進步了，但是由於校方傾全力教那些有潛力的學生，那些英文程度不好的學生可能程度更加低落了。

### 我的願景 提高最低程度

我還是要老調重談，頂尖學生的英文程度不夠好，也許值得我們重視；但是英文的最低程度，才是一切問題之所在，也是我們最該注意的事，他們將來不要談是否有國際觀，因為英文差，一路都跟不上，變成了毫無競爭力的一群，收入一定會低。他們的潛力也永遠不能發揮，永遠是弱勢，這才是教育部長該注意的事。也許部長應該定出一個願景，將我們學生的英文最低程度，能夠逐年提高。

### 【2004/09/09 聯合報】

登錄於: Thu Sep 9 08:39:03 2004

之前幾次提到的那位勇敢的女記者安娜（Anna Politkovskaia）。根據法國費加洛日報報導，她在此次人質事件發生後，立即搭機前往現場，結果在飛機上喝了一杯水後，竟然中毒，症狀十分嚴重，經緊急送往Rostov醫院急救，然後再轉院回到莫斯科，目前健康狀況不明。院方發現，可能有人在安娜所喝的茶水中下毒。報導指出，安娜所屬的一家報社總編，就是被同樣的毒給毒死。

與她同行的另一位Radio Liberty男記者 Andrei Babitski，則在機場被攔阻，理由是說警犬聞到他身上「有異味」，必須接受檢查。過程中，遭受兩名情治人員毆打，並被逮捕，目前已被囚禁，罪名是「耍流氓」（hooliganism）。

俄羅斯當局滿口謊言，不過，布丁有句話倒是說得很正確。他痛罵說，車臣反抗勢力是受到英美等國的暗中支持。車臣或俄羅斯越亂，最高興的當然就是美國。國際政治是毫無人性可言的，而且極端複雜，不可能用單一因素（比方說什麼車臣獨立）來解釋這一切；那樣的解釋是三歲小孩的解釋，跟現實差距太遠。最主要的衝突所在，仍是列強利益。

就好像當初蘇聯侵略阿富汗，美國當然大力幫忙阿富汗反抗軍，給他們各種武器和訓練，其中就包括實拉登。那時候，實拉登不叫「恐怖份子」，美國叫他「自由的鬥士」。海珊也是，美國為了對付伊朗，就幫海珊發展軍事力量和生化武器，培植他來對付伊朗人以及企圖獨立的庫德族。

美國所指控海珊的一切罪名，全是美國當初幫他幹或叫他幹的。那時候和美國狼狽為奸的海珊，才他媽的真的恐怖，但是，美國雷根那時候不叫他獨裁者，也不喊他是「恐怖份子」，而是稱讚他是民主世界的「忠實盟友」。

哪一天，如果中國和台灣打仗或事後鎮壓和反抗，搞得中國焦頭爛額，最高興的當然也是美國。最主要的衝突所在，仍是列強利益。所謂國際情勢，不外就是沿著同樣的一套列強鬥爭邏輯在進行。哀哀無告的一般人民，則夾在各方勢力之間，經由殺與被殺，挑起更多仇恨和衝突。

二二八死了兩萬人，所謂仇恨，一直延續或刻意炒作到現在；車臣死了十幾萬，其中更有四五萬的兒童，而車臣人口不過一百萬（甚至更少），悽慘若此，車臣人有可能不恨嗎？就像

巴勒斯坦，當你把對方逼到絕路，趕盡殺絕，而且還抹黑成恐怖份子時，他能不拿僅剩的一條命跟你拼嗎？

面對所謂恐怖攻擊，人民不該說自己無辜。小孩當然無辜，但大人不是，因為那些害人的恐怖政府是你直接或間接支持的。你的政府所幹的好事，當然得由你來承擔那個後果。

我現在連在歐洲境內搭飛機都常會想到是不是會被劫機或炸掉。萬一遇上，我也認了，因為這個主流世界的惡，我仍然脫離不了關係；除了小孩，我也不認為有多少人稱得上無辜。

譴責所謂恐怖份子，只是倒因為果，自欺欺人。螻蟻尚且偷生，何況是人；若非逼到絕路，人家吃飽飯沒事幹，身上綁炸藥來炸你做什麼？

陳真 2004. 9. 8.

Nagi

登錄於: Wed Sep 8 23:07:52 2004

以下是當時體育館裡的景象，有影片檔可下載，聊備參考。

<http://www.ogrish.com/index/Images-From-Inside-The-School-of-a-Video-Shown-By-NTV-television-Of-Beslan-Hostage-Drama/>

宇宙觀大師

登錄於: Wed Sep 8 13:27:11 2004

剛才寫了篇文章批評國際觀。不過，不打算投稿。有福氣的巴勒網讀者才看得見。

陳真

=====

請你告訴我，我昨晚的夢

陳真 2004. 9. 8.

自認為比別人多知道一些什麼的人，常忍不住就要誇大他所知道的這些東西的重要性。可是，究竟有些什麼重要性，其實也說不上來。

有的會說，知道這些事很重要，因為它意味著一種競爭力。可是，它為什麼跟競爭力有關，其實還是說不上來。再說，競爭些什麼，也不知所云。更重要的是，競爭不見得是什麼好事。

我們所面對的問題或所承受的種種痛苦，跟競爭力大小，似乎更沒有什麼關係。若有關係的話，恐怕也是一種極其負面的關係。愛因斯坦不就很反對競爭嗎？！他認為，教育就是要去除這東西，但我們卻反其道而行。他認為，合作才是我們該追求的，不是競爭，競爭只會使我們走向痛苦和毀滅。

競爭力如果很重要，那似乎等於說那些知識水平低或經濟能力差的人，就是一種包袱或累贅，只有有錢的菁英才是重要的。可是，事實上，痛苦的主要來源卻似乎就來自見識豐富的「菁英」們，而不是來自「一般人」。

沒有人會否認知識的基本價值。但是，「不否認」和「誇大」，卻是兩回事。問題就出在誇大；彷彿只要這個社會的菁英階層具有了某種豐富知識（謂之國際觀），許多問題或甚至一切問題，就能迎刃而解似的。反之，若無豐富國際觀，則是一種可怕災難。

這種誇大本身，其實就是一種災難。把那些不重要或甚至與問題不相干的東西，比方說知識或學歷或社經地位等等，抬舉得跟什麼一樣，正是諸多痛苦和壓迫的根本來源。

再說，如果有一種東西，叫做國際，那麼，我們對它自然不會只有一種「觀點」；事實上，我們對它有著無數的觀點。你有你的認知方式，我有我的認知方式；動輒以一己之認知模式，視為唯一典範，那是很愚蠢的。

國際這麼龐大，就跟一座圖書館一樣，我們一生能有多少精力能從中吸收多少資訊？既不可能多，也不必要多。事實上，我所知的，跟你所知的，肯定差距不大，所知均微乎其微。一個人如果真的以為他對這世界比別人知道更多東西，那真的是沒有比這更無知的了。

Karl Popper說得對：「在那極其有限的事物上，我們或許觀點有異，但在那無限的未知事物上，我們卻是平等的。」誰也沒有比誰知道更多東西，就好像不會有誰比誰記住更多記憶或吃下更多食物一樣。在這些瑣碎而根本微不足道的差異上強做比較，或甚至視為解決問題的靈丹妙藥，是很愚昧而膚淺的。正是這樣的一種愚昧和膚淺，帶給我們心靈上和生活中的許多折磨和痛苦。

蘇格拉底被後人視為某種智慧的象徵，並不是因為他知道很多知識或國際觀，更不是因為他真的很很有智慧，而是因為他確實體會到自己之一無所知。但是，那些與他同時代的菁英們，卻以「智者」互相標榜或洋洋自許。

維根斯坦說，「古人要比今人要高明一些，高明之處就在於：古人知道凡事有個極限」。古人明白人類所知極為有限；而那不可知的部份，才真正具有重要性。維根斯坦說：科學卻自我抬舉了人類的知識能力，「使我們對自己產生一種膨風的錯覺」，彷彿那些未知的東西，總有一天會被我們給挖掘出來似的。

有人這麼說，「那些繞在柱子前膜拜天神的野蠻人，比羅素或愛因斯坦都更有智慧。」維根斯坦如果聽過這句話，肯定也會贊成。他就曾批評那位寫《Golden Bough》的Frazer，說Frazer比他自己所批評為野蠻的野蠻人還更野蠻，因為Frazer以為知識可以解釋那些事實上知識無法解釋的現象，以為野蠻人之拜火只是因為知識不足所致。

我們所犯的錯誤，跟 Frazer 其實很像；太過誇大認知的重要性，以為認知的加強，可以驅散什麼迷信，以為所謂迷信只是一種知識欠缺的症狀；彷彿只要知識加強了，我們的問題就能迎刃而解。

但事實上，我們的痛苦，並不是因為我們缺少某種知識，而是因為其它一些與知識無關的東西。因此，不管是加強國際觀或宇宙觀，都不會因此而解決那根本的痛苦。

別再抬舉知識了。即便是以人權或人類某種珍貴價值為取向的任何一種國際觀，in an important sense，也都不是那麼重要。那些什麼「觀」都沒有，甚至一輩子從沒想過「國際」的人，他們或許比什麼世界大師或人權專家都更有「智慧」。少知道這些知識，並不是什麼可怕的事。

也別再說什麼國際觀了。每個人就算他不願意，也必然都會對這「世界」有著一種觀感或觀點。換句話說，每個人都必然有著屬於他自己的一種「看世界的方式」或「看事情的方式」。是這樣的一種與認知無關的價值觀，決定了事物發展的善與惡或好與壞。

更別再誇耀你的豐富知識了，沒有人會比別人知道更多東西。就如 Kurnberger 所說，「一個人所能知道的一切，不消三句話就可以全部講完。」比較誰知道更多資訊，那是很愚昧的；正是這樣的愚昧，帶給我們最大的不幸和心靈壓制。

十七世紀初英國詩人George Herbert  
有句詩這麼說，聰明人啊！「若你真以為你知道一切，而我一無所知，那麼，請你告訴我，我昨晚的夢。」

王博士

登錄於: Wed Sep 8 12:31:17 2004

對啊！得鴨蛋沒關係，起碼要有一點基本常識和人性就好了。不要一副別人家的孩子死不完，黑的硬要說成白的，殺人的喊救命。這位大鴨蛋，那我考你一題，GOOGLE, YAHOO 是什麼，這個你再拿鴨蛋我也沒辦法啦！因為你一定是在開玩笑

聽說台灣的幼稚園小朋友流行上雙語的，最好還全英語（啊！聽說政府要取締，被家長抗議），因為培養國際觀要趁早，而且還不能輸在起跑點上喔！所以我打算把這些題目拿給這些上雙語幼稚園的小朋友回答。

怡靜

陳教授

登錄於: Wed Sep 8 00:50:24 2004

不會吧！？大鴨蛋。ISM 是送分題，專門圖利本台讀者。若雪就是 ISM 的啊。冷靜先生不是說 ISM 是要消滅以色列的恐怖組織嗎？

不過，得鴨蛋也沒關係啦。本來就不應該期待大家都同樣的什麼國際觀。什麼美國首都在哪，連這麼簡單的也在考。美國首都不就是好萊塢嗎。貝理斯？貝理斯不就在高雄，高雄市七賢路二段，記得是一家女子美容店吧，對面是一家打電動的。我今年五月時還去過那邊打水果盤，損失了將近兩百元。

不知道有沒有人考滿分？考滿分的，可以得到具有宇宙觀的陳教授親筆簽名玉照一張。

陳教授

大鴨蛋

登錄於: Wed Sep 8 00:12:27 2004

PHR、ICBL、ISM、CAAT、WSPA、RAWA、CASI、MSF、Yesh GvuI、CND。

考試結果，我得了一個大鴨蛋。



一群窩囊的人民

陳真 2004. 9. 7.

那則骯髒的報導，有個斗大的骯髒標題，叫做「禽獸車游姦少女」。車游大概指的是車臣游擊隊。如果他們是禽獸，那麼，美軍俄軍英軍是什麼？像這樣一種污名化，表面上好像義憤填膺，其實不是，他只是漫不經心地扣你一頂帽子，他根本才不會關心這些事。如果他真的關心，那他就不會這樣講話了。如果他真的關心，台灣幾乎每個人都將是人權鬥士了。諸如這種偽君子或真小人，台灣多得是。

台灣人有錢，大多數人認為自己是「中產階級」。特別是過去，比現在有錢，總以為自己很高尚、很文明、很典雅，因此很看不起比他窮的人，比如印尼泰國中國大陸等，歧視得不得了，非常鄙夷。

一個會有這種歧視心態的人，就不可能有自尊，因為當他面對比他富有的人時，比如歐美，馬上就會立刻縮小一公尺，並且自動伸出舌頭，看要舔哪裡都行，十分窩囊猥瑣。

看過、聽過世界這麼多人種，去哪裡找比台灣人更野蠻落後、更窩囊的人民呢？如果他有一點自知之明，應該趕緊努力向對岸學習才對；兩地文化水平和內涵，實在差距太大，簡直雲泥有別，淵壤之隔。

但台灣人卻反倒以為自己比對岸華人高一等，動不動就要侮辱他們，實在很沒有病識感。除了有錢，哪一點比得上別人的一點零頭？就算“有錢”這一點，不出十年也會遠遠落後，到時候，難道一見到大陸同胞，也要自動伸出舌頭？

每一個政治問題，都是文化問題，有它的文化根源，簡單說就是背後反映出一套價值觀。不是別的，正是這套價值思維有問題。在這套思維底下，幾乎一切現象就照著它所賦予的評價標準來呈現。媒體就是一例。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會有什麼樣的媒體。與其罵媒體低能腐敗，不如罵它的觀眾，因為媒體只是反映出觀眾的品味。

住在台灣，你很容易產生一種誤解，以為全世界的政治人物都是混蛋，以為全世界的讀書人都窩囊猥瑣，以為全世界的媒體都一樣敗德低能，以為全世界的人都一樣虛榮沒品，以為全世界的進步界都一樣封建反動。可是，只要踏出這個島，你就會發現，這不是「全世界」的問題，許多時候，它甚至只是「台灣人」的問題。

我收看香港和大陸的鳳凰衛視已經兩年了，一直到現在，仍然深深訝異它的善和內涵。在這之前，我根本不相信看電視會有什麼深刻的意義，根本不相信電視講的每一句話，包括什麼「公視」我也不信，我不信它會誠實講話；它頂多只是無害而已，卻沒有內涵。畢竟在這島上，誠實發言不是一種美德，卻反而是一種病，讓人當成怪物。

暫時脫離這個島後，我才相信，原來電視也能像藝術或教育那樣，讓人心靈得到滿足和養份。我才相信，原來世界上真的有人能正直地做任何一種工作。但是，以前在台灣，我根本不信有誰能正直地工作，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除非你不想活了，除非你心臟很強壯、個性很剛烈，或許才有可能做出一點點抵抗。

但即便反抗，也依然微不足道，在這島上，你依然不可能正直。不管你做什麼自由業都好，比方說當醫生，你都得窩囊猥瑣、很不正直地幹活；窩囊到連自己都要鄙視起自己來了。

在英國，各行各業，都彷彿那麼聖潔。每個人認認真真、正正直直、快快樂樂地幹活，誰也不輕視誰，誰也不需出賣靈魂，只為謀一口飯吃。每次看那些在大馬路上辛苦幹活的工人，就覺得很訝異，他們為什麼充滿如許的尊嚴和快樂？

但台灣不是這樣，不管你是大老闆或小職員，不管你是醫生、護士、教授或工人，你每天得努力使自己心靈麻木，使自己墮落再墮落，努力擠壓出最大的邪惡，培養出最大的忍耐屈辱能力，否則根本無法在這個社會生存。

像鳳凰衛視，論財力，比不上台灣吧？！但是，那樣的節目，那樣的內涵，台灣就算砸下億萬重金也做不出來。比方說《唐人街》，比方說《鳳凰大視野》，比方說《冷暖人生》，比方說它經常在談的《愛滋病實錄》等話題或甚至最平常的《時事開講》或《風雲對話》等等，在在使人訝異於它的善跟內涵以及高度的藝術性或教育意義。

曾湊巧看到唐人街有一集，只看到尾巴大約十分鐘而已，講到好像是烏克蘭吧，一位來自四川還是哪裏的華人，很老了，但常吟詩作詞。對於這短短十分鐘的訪談，那種藝術水平，那種沉穩和內斂，那種動人的力量和聲音旁白，真是讓我嘆為觀止。

最近冷暖人生有一集，講到一個同性戀舞者的處境，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議，沒有某種深厚的



文化內涵和以及深刻理解他人心靈的能力和尊重，不可能做出這樣的深度來。

可是台灣呢，有人曾經被台灣哪個節目感動過嗎？極少數例外當然有，比方說有人拍流浪狗，聽說拍得很好。但我要談的，正是這樣的例外。為什麼在它國顯得稀鬆平常的事，在台灣卻總是成為一種例外？為什麼在國外大家肯定都會這麼做的一種工作態度，到了台灣，你若秉持這樣的態度，反而會變成異類或怪物或聖人，甚至讓你痛不欲生或根本無法存活？

台灣沒有政治問題，只有文化問題。文化素質不改，光是有錢，或光是做些所謂典章制度面的改革，只是毫無意義的修改，就好像一個人以為改變了髮型就是改邪歸正、重新做人一樣。

文化雖然看不見，但它卻是一切，就好像靈魂或個性雖然看不見，但它卻是一個人的一切一樣。

台灣主流文化就是沒有文化，或者說一種好萊塢文化，很躁動，很低能，很粗糙，十分嗜血，充滿消費性格。就好像一具活死人一樣，身體會動，但沒有腦子，也沒有心靈。

最近大家煞有介事在談台灣人沒有國際觀的問題，什麼不知道美國首都在哪，不知道貝里斯在哪個洲，不知道古巴講什麼語言，這些我也都不知道，但是，這跟國際觀有啥關係？這就像一種低能的地理科目考試，考些記憶性的死資料。這只是反映出出題者僵硬的理解能力而已。

再說，何必講什麼國際觀，我看台灣人連鄰居觀、同事觀也沒有，他只關心自己眼前的利害，根本對別人的死活一點也不會在在乎，何必講什麼國際觀。講那些，不會太不對勁了一點嗎？

前一陣子有部電影叫芝加哥，英國這邊的報紙進行調查發現，六成的英國人不知道芝加哥在哪個國家。像這一題，舔美的台灣人，肯定統統答對。很多英國人甚至以為台灣是一家大工廠的名稱，甚至還有英國小孩問台灣人說：你們那邊有沒有冰箱。

別講什麼國際觀的，這只是更進一步反映出這島上居民一種膨風心態，總是喜歡把問題講得好像很難、很深奧，彷彿需要什麼高深的知識或能力，而國際觀這幾個字，聽起來很炫、很酷，好像很厲害的樣子。可是，這哪裡是問題所在。如果它是一種問題，那麼，我的屏東鹽埔老家那些整天只知道種荔枝、種芒果的老鄉，難道都是劣質國民？

義大利昨天有十五萬人上街，悼念死去的俄羅斯人質。這在台灣絕不可能，不要說十五萬人，要找十五人恐怕都不容易。台灣人只有在某種虛榮的誘因下，才會一窩蜂去幹某些事。平常關心的話題，不外就是一些名人或政客八卦，看這個鬥那個，在他們的一些毫無意義的鬥爭或屁話上打轉，整天從這些腐爛的東西裏頭謀取趣味，把自己的存在價值貶得很低很低，很沒有尊嚴，但卻又總是一副得意洋洋、做威做福、趾高氣昂的樣子。

你看，台灣根本不存在所謂學運，但卻有一堆不要臉的什麼學運份子，姿態十足，十分做作，惡心得不得了。如果這就是學運，那麼，李丹他們或韓國學生或英國學生或美國學生等等等，該怎麼形容其偉大？豈非聖運？（聖人運動）

英國人大概可以說是最自大的民族了，但卻很少看到擺架子的英國教授或學者，幾乎沒有這樣的人，至少我從沒見過。但在台灣卻剛好相反。就連一般研究生或大學生，也很難找到幾個平實自然不驕傲的人，動不動就是論述論述論述，一副蠢樣，真的很低能。要是讓他給當上教授，那副嘴臉、那種酸腐氣和做作姿態，就更難看了，簡直不像個人，而像個人渣了。

底下是一份被聯合報退稿的文章。我也有把它寄給李家同教授，請他作答。之前也寄過另外一篇給他，可是他並不鳥我，大概是不屑作答吧。但我挺好奇他能考幾分。

底下這文章，特別歡迎轉寄或轉貼。因為我也很好奇，一般學生大概會考幾分。我自己是考了一百分，因為題目是我出的。

不過，記得轉寄或轉貼前，只剪下《給李家同教授的一份考題》這篇文章即可，上面那些千萬不要貼，我沒有膽子招惹台灣人。台灣已經沒有言論自由了。黨外時期，只需對付疾風雜誌社那一類的“愛國人士”即可，數目非常少，而且一次算總帳，積夠了才會倒楣。現在不但人數滿坑滿谷，根本不能惹，而且罵一次算一次帳，敵暗我明，馬上會讓你付出代價。

民進黨等極右勢力，刻意培養出這樣的反動愚昧新一代人種，做為一種紅衛兵來奪取政權、鞏固個人權利利益。就像文革一樣，凡事因之迅速倒退。我敢說，遲早會惹來毀滅性的大災禍，萬劫不復。

沒辦法，自作孽，不可活。

=====  
給李家同教授的一份考題

陳真 2004. 6. 28.

李家同教授幾度為文批評大學生對國際情勢之漠不關心，還曾出過考題，「證明」大學生之無知。對此頗有同感，但我不認同李教授推論。同時我也相信，用同樣考題來考教授，照樣得低分。也就是說，這不只是大學生的問題，也是老師的問題，更是整個社會長久以來的問題。台灣就像個封閉小島，浸淫在扁連宋和諸明星名人八卦是非裏，除此之外，一片空白。

我更不認同李教授的進一步評價，他說：「膚淺的人，何來國際觀？」但這跟膚淺與否有什麼關連？我認識許多進步型的台灣師生，他們對國際情勢耳熟能詳，津津樂道。但若論心靈深淺，倒是更為淺薄的一群；與之接觸，常讓人訝異，一個人竟然可以庸俗、虛榮到這種地步。反倒我認識一些對國內外情勢十分無知的人，他們的心智氣質，卻讓我由衷欽佩仰慕。

李教授的不當推論，讓我想起蕭伯納一句話。他說：「我認識許多保護動物者，他們大多野蠻，但我也認識許多獵人，他們卻都很善良。」把某種知識或作為，等同於心靈膚淺與否，這是很膚淺的。

另外，從李教授的出題方式更看得出來，他似乎是個勤快的閱報者，但是否是個真正的關心者，這我就有所保留了。因為他的考題只是反映一種時事認知，而他所謂重要時事，不過就是西方主流媒體所報導的事。

這些所謂重要的事，其實大多不重要；再說，一個人只要有使用英文或其它強勢語言閱報的習慣，就算他不想關心，照樣耳熟能詳。就好像我並不想關心林志玲，但我或多或少也知道她的一些家務事一樣；我甚至還知道她喜歡吃些什麼。

我倒有一份也許更好的考題，也是「解釋名詞」，希望李教授作答，一題十分，看看得幾分。請簡單解釋底下縮寫或名稱的意義。（提示：這是一些關注國際議題的著名團體，其中幾個得過諾貝爾獎，或長達半世紀的老牌子社運團體，或最近幾年頻頻上報，所以，這不是一份故意要刁難考生的試題。）

PHR、ICBL、ISM、CAAT、WSPA、RAWA、CASI、MSF、Yesh GvuI、CND。

這個考試結果，沒有什麼推論意義。正常狀況應該得六十分以上，但如果有人考零分，我不會說他心靈膚淺，我只能說這個社會實在應該加強這方面的資訊。